



# 盛产帅哥美女、人民善良淳朴 塔国的简单慢生活



这里盛产帅哥美女,人民善良淳朴,对华人热情友好。收入水平虽不高,平均月薪不足700元人民币,但当地人并不觉得不满足,乐意享受简单的慢生活,一张烤馕就能吃上一天。上合峰会在青岛召开前夕,记者来到上合成员国塔吉克斯坦,探访我们这个西部邻国。



记者在公路上拍摄到的塔国一景。



首都杜尚别的鲁达基广场,当地一家人和齐鲁晚报记者合影。

文\片  
本报记者 陈玮 张阿凤

## 时间观念不强 乡村女性服饰较传统

刚到塔吉克斯坦,当地中方企业员工就告诉记者,在塔吉克,人们的时间观念不强,跟对方约了9点的话,晚半小时很正常。“我们有个塔国翻译,已经很熟悉这个套路。每次我们跟他说他总会开玩笑说,中国时间还是塔吉克时间。”

从首都杜尚别国际机场一出门,浓郁的异国气息就扑面而来。和中国面孔完全不一样的深眼窝高鼻梁,以及头巾、长裙等民族服饰,时刻提醒在这里你是一名外国人。这里绝大多数人信奉伊斯兰教,女性多身着民族服饰,上身一件过膝长裙,下身同为同花色的布料长裤,头上多戴头巾,将头发包起来。在城市中,也有很多女性不再穿民族服饰,但仍然会戴头巾,越往乡村走,女性服饰会越保守。

但在首都杜尚别街头,已经能见到打扮非常时尚的塔吉克女郎,身着牛仔裤甚至短裤、短裙等现代服饰,长发飘飘,妆容精致,十分漂亮。而杜尚别的男性和孩子则已几乎无人穿民族服饰,T恤、牛仔裤、运动鞋是年轻人的标配,还有很多上班族一身正装,衬衫领带西装。

## 对华人热情友好 非常注重外表的整洁

谈起塔国人的性格,几乎每一位在此工作生活多年的中国人都给出了四字评价——善良淳朴。即使短短几天,记者也体会到了当地人对中国人的热情友好,走在街上,都会经常有人主动用“你好”来打招呼。在首都索莫尼广场旁的鲁达基广场,一位抱着孙女玩耍的大爷先是和记者打了招呼,待记者走出一段距离后,又带着两位家人追了上来,希望和记者合影。大爷说自己的儿子在韩国工作,看到东亚人很开心。

塔吉克斯坦面积14.31万平方千米,和山东省面积相差

不多,人口却只有873万(2016年),仅相当于济南市。或许因人口密度小,这里每家三四个孩子很正常。“塔吉克人一般一家人住在一起,孩子婚后也不离家,家中没有床,晚上会铺上厚厚的地毯,直接睡在地毯上。”

这里的人们收入虽不高,但非常注重外表和服饰的整洁。塔吉克国立民族大学孔子学院院长贾静芳介绍,孔子学院中不少学生家境较为贫寒。“学生可能家徒四壁,但他们出门都会穿得很整洁。他可能只有这一身像样的衣服,妈妈每天都会非常用心地把这身衣服打理好,他们也会很爱惜。”

由于上世纪苏联解体后经济危机以及连年内战,塔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,至今基础薄弱。1992年至1997年的连年内战还导致数万人丧生以及100多万难民流离失所,其中大多数为男性,以至于塔吉克至今男女比例失衡。尽管“一夫多妻”在法律中是不被允许的,但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。

在塔吉克,女性婚后一般不出来工作,客人来家中做客不会上桌,也不会露面。多名在塔工作多年的中国人告诉记者,公司的塔国同事大多热情好客,经常邀请他们到家中做客,但却从未见过他们的妻子。

## 经济基础薄弱

### 平均月薪不足700元

人乡随俗,来到塔吉克,自然避免不了吃塔餐。刚下飞机,在塔吉克工作了8年的烟建集团员工王伟就先给记者打了预防针:“不要抱太大希望,塔餐非常简单,翻来覆去就四道菜,烤鱼、烤肉、沙拉、肉汤,跟中国的八大菜系没法比。”

接下来几顿塔餐印证了他的话。这里的烤鱼和中国完全不一样,与其说是烤,不如说是炸,味道相对偏咸。沙拉不放任何沙拉酱,一般是西红柿、黄瓜、青菜等切片后直接上桌食用。

饮食简单或许跟当地收入水平也有关系,记者多方了解,在塔吉克首都杜尚别,一份工作的平均月薪在800到1000索莫尼,按目前的汇率,约合人民币500到700元。而这里的中资企

业给普通塔国工人开出的月薪一般在1500到2500索莫尼之间,在中资企业工作,对当地人来说就意味着“高薪”。

随着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提出,2014年后,大量中资企业来到塔吉克援建或投资。为促进当地就业,塔吉克政府对中资企业有“劳动配额”的要求,目前为1:9,即每多一名中国人就必须多雇用9名塔国人,这也让中资企业里的塔国人越来越多。

塔国工人的增多,让中资企业对当地翻译的需求急剧提升。这两年,孔子学院培养了大量的汉语人才,已基本满足了中国企业的翻译需求。“当地汉语翻译基本满足了,但再具体到某一个职业或产业层面,高层次的语言人才仍然紧缺,如旅游业,可以说目前塔吉克还没有一个真正合格的导游。”

## 素有“高山国”之称 300公里要走7小时

到达杜尚别以后,原本记者要去苦盖市采访塔中矿业,计划着300公里的路程,原以为能当天来回。当地人笑道:这不像是在中国有高速公路,这里到处都是山地,从首都出发,至少要7个小时才能到达苦盖市。道路的旁边可能就是万丈深渊,天黑就不能再行驶,所以这个行程至少要一天的时间。

确实,在城际公路上,两边就是连绵的山,塔吉克斯坦位于中亚东南部的内陆国,是中亚五国中土地面积最小的国家。境内多山,山地和高原占90%,其中约一半在海拔三千米以上,有“高山国”之称。而当地的道路建设并不理想,不少路段只有双向两个车道,中间没有护栏,司机开车只能很“沉稳”,碰到盘山路,更是降低速度。

不过,塔国现在也在逐渐提速,近年来,许多中国公司活跃在塔吉克斯坦交通基建领域,截至2016年,进入塔吉克斯坦道路基建市场已10年的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(简称中国路桥),在塔已累计修建公路600多公里和隧道16公里。塔吉克斯坦独立后实施的公路修建和改造工程中,70%由中国路桥承担完成。

# 超越师徒关系,“一日为师终身为父” 八旬老人五年照顾九旬老师

本报记者 汪凌  
通讯员 李明 苏凤兰

在汶上县南站镇,已经78岁高龄的刘茂临是当地的“名人”。2013年他在老年大学结识了九旬老教师何静园。秉持着“一日为师终身为父”的信念,五年以来他以一个学生的身份,每天照顾着老人的生活。

17日一早,当记者推开位于县城文庙东墙的一处小院门时,已经90岁高龄的小院主人何静园正在堂屋的一张八仙桌上,慢慢写着一幅书法作品。而在里间屋里,同样已经头发花白的老人刘茂临,则正忙活着把叠好的被褥放到大衣柜里。

不熟悉这两位老人的外人,往往会误以为二人是亲戚。殊不知,其实他们两者之间是师徒关系。“2013年那会儿,我因为喜欢上了写书法,所以跑去县老年大学报了名。”也正是那两年,身子骨还很硬朗的何静园几乎每星期都去老年大学义务授课。

在这个过程中,他了解了何静园的人。再加上听说何静园自老伴离开之后,一直都是一个人独自居住。从那时起,他便开始义务照顾何静园的生活起居。“基本上每天都来,只要没什么事,至少保证中午给他做顿饭。”除此之外,帮着老人做饭、打扫卫生、洗澡,陪着出去遛遛弯,连周围的邻居都知道,“这六

年来,无论刮风下雪,他对何老的照顾从未间断过。”

“一日为师,终身为父。”对于刘茂临的所作所为,这是当旁人感到不解的时候,他最常回答的一句话。但这其中真正的缘由,却只有老人家自己心里最清楚。

“年轻的时候我在辽宁当兵,一当就是七年。”当时因为表现好,被部队有心栽培的刘茂临,经常参与各种各样重要的学习培训。但也正是因为要对他起身穿上这身军装,所以直到老父亲病故他都没能赶回来看一眼。这也是因为这个解不开的心结,所以转业回到汶上南站镇之后,刘茂临把帮扶村里的老人当成了自己的一份责任。

**孝行鲁**  
福利彩票 齐鲁晚报  
线索征集

本报和山东福彩联合发起的孝行鲁活动继续征集孝心故事,读者可通过woxinwen@126.com邮箱以及微信公众号齐鲁正能量,推荐孝心人物和线索。



刘茂临帮何静园老人挠痒痒。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